

镜·龙·战

➡ 上

龙神出渊，燃烧《龙战》之火；《神之右手》，幻灭一念之间。

武幻天后沧月打造中国武幻文学至高“镜”界

沧月 | 著

奖

“寻之” 登天

香格里拉

还有MP3、

出版社

镜·龙·战

②上
沧月|著

海国里，大神手臂化成的龙神依然
游弋，时常发出低缓的长吟，吞吐着云
雾，翻搅着波浪，无数美丽的鲛人每日
浮出海面向其祈祷。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·龙战·上/沧月著. —北京:世界知识出版社,
2006.1

ISBN 7-5012-2737-3

I. 镜... II. 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2703 号

镜·龙战(上)

JING · LONGZHAN

沧月 著

责任编辑:李锋

封面设计:大象工作室·龙传人

责任出版:赵玥

责任校对:胡卫东

策 划:会飞的龙

出版发行: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: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(100010)

网 址:www.wap1934.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天顺鸿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 7.5 印张

字 数:200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※※※ 序 ※※※

残酷青春

◎沈璿璿

云荒三女神之沈璿璿判词如下：

沧月笔下，最好的小说是《破军》，最出色的人物是云焕。

随着《镜》第二卷面市，云焕同学也终于由幕后闪到了台前。相比帅哥美女集中营式的《双城》，《破军》一卷显得黯淡了些。这都怪云少将的包装定位有问题。如果搞一个云荒帅哥票选，云焕恐怕还进不了三甲。论阳光灿烂，他PK不过真岚；论妖冶邪肆，他PK不过苏摩；论磊落豪迈，他PK不过西京——何况，还有慕容修、炎汐等一众人在旁边虎视眈眈着。云焕算什么？自私自利，冷酷无情，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。

可是，趁着这个作序的机会，我要大喊一声：我爱云焕！（挥舞小彩旗ing）。

云焕让我想起了很多人——如《红与黑》的于连，但于连没有他坚强聪明；又如《银英》的莱因哈特皇帝陛下，但





命运对他，比对莱因哈特的更为残忍。

云焕命途多舛。童年时代就不得不直面这个荒凉的世界，因为饱受欺凌而不相信任何人。好不容易咸鱼翻身，又为了裙带关系而身份尴尬。他聪明，勇武，洁身自好，渴望出人头地。他的性格里，骄傲和自卑纠结得错综复杂。师父是他灵魂里惟一的安宁，却又可望而不可即。这百味杂陈的，就是他青葱岁月。

他冷漠无情，他杀人如麻。

他的生命像红棘花一样热辣鲜活，可他得像狼一样，靠着厮杀去生存。

别相信那些明媚的修辞，伤感的传说，青春，真的不是什么阳光灿烂的日子。为了生存，为了证明，就这样把童真慢慢割裂，把尊严踩烂，把心灵最后一点点柔软都绞成粉末。那些化茧成蝶的苦楚，我本来早就遗忘了，却都被这个不完美的少年云焕，生生地给勾引了出来。

在月的笔下，云焕内心每一个悸动的细节都被描摹得分毫毕现。我甚至会觉得云焕似曾相识。他就是我们自己。真岚端正如神，白璿隐逸如仙，苏摩诡谲如妖。而云焕是人，是我们走过的岁月中，那些非常真实的伤痕。

青春，其实比什么都残酷，走过了你才知道。

只是这时候，他不能去想。不断碰壁，只能咬了牙艰难跋涉，没有那个余裕去回看自己的脚步。他挥舞着剑圣之剑，将曼尔戈族人屠戮一空，也断绝了大漠中的血色苍凉的岁月。

“岁月追逐着我们，不停地奔跑；”

“我们跌倒在开放着红棘花的原野上；”

“死亡。”

只有那个历经百年岁月的师父，是明白这一切的。她用包容一切的眼睛，注视着那个少年独自踏上遥远的路途，荒

漠里一路开满了红棘花。

但即使这样的爱，也终将逝去。

破军是什么？是杀破狼星系中变数最大的一颗星，是杀戮和毁灭。此曜入命者，一生漂泊动荡，孤立无援。然而，有破才有立。破灭之后，才有建树的象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破军只是云焕的起点。

而破军之后，还有龙战；龙战之后，还有更多。

让我们随着沧月一起守望这片云荒大地，等待着那些星辰一颗一颗的亮起来吧！（注：这篇序原本是为破军而写，因为本人实在是喜欢，便原文放到龙战一书里来了）



※※※ 目 录 ※※※

龙 战

- 一、星之陨
- 二、石中火
- 三、梦中身
- 四、往世书
- 五、龙战于野
- 六、盗宝者

神之右手

- 一、黑 瞳
- 二、刺 客
- 三、帝王泪
- 四、渎神者
- 五、冰封祭坛
- 六、暗黑破坏神
- 七、永垂不朽的诗篇

※※※ 龙 战 ※※※

一、星之陨

沧流历九十一年六月初三的夜晚，一道雪亮的光芒划过了天空。

那是一颗白色的流星，大而无芒，仿佛一团飘忽柔和的影子，从西方的广漠上空坠落。一路拖出了长长的轨迹，悄然划过渺茫宽阔的镜湖，掠过伽蓝白塔顶端的神殿，最后坠落在北方尽头的九嶷山背后。

观星台上玃衡下，烛光如海，其中有一支忽然无风自灭。

伽蓝白塔神殿的八重门背后，一双眼睛闪烁了一下，旋即黯淡。黑暗中一个含糊的声音低低发出了几个音节，似乎简短地陈述了某个事实。那几个外人无从得知含义的音节，却让刚进入神殿的巫真云烛脱口低呼，匍匐在地。

“那颗一直压制着破军光辉的星辰，终于坠落了。”

——方才那一刹那，智者大人是这么说的。

她知道智者口中的“破军”，是指代此刻正在北荒执行绝密任务的弟弟云焕。然而，她不知道智者所说的坠落星辰，是不是她多年来一直在默默观望的那颗虚无和静止的黯星。



镜龙战

MIRROR | LONGZHAN

十六年来的与世隔绝，却不能阻挡她每夜于万丈白塔之巅，眺望星空，为亲人长夜祈祷。她一直认得和弟妹宿命对应的那两颗星辰，也留意着牵制它们的辅星。

每一夜，她都看到一颗黯淡的星辰悬于正北。那颗星没有光芒，不会移动，有一瞬她甚至以为那是一颗已经湮灭的星辰留下的幻影。然而，正是这颗星一直压制着破军的光芒。她长久地守望，看着夜空中破军旁边那颗寂然不动的黯星，无数次地猜测过那颗星辰照耀的又是什么样的人。

今夜，不祥之星萤惑现于北方——其南为丈夫丧，其北为女子丧——那么，今夜对应流星而去世的，应该是一位女子。

她甚至不知道弟弟生命中何时出现了这样重要的女子。

她也无法推算这颗星辰若坠落，破军的流程又会如何。弟弟将从砂之国找回如意珠、顺利返回帝都？还是又将面临着一场失利？

前日，幼妹云焰在服侍智者大人开水镜的时候，不知何故触怒了智者，被褫夺了头衔赶下伽蓝白塔，一夕间跌回尘土成为平民，十大门阀中已经颇有议论，一些宿敌更是暗中蠢蠢欲动——如果二弟此次在砂之国没有完成任务，那么整个云家就岌岌可危了吧。

“在西方的尽头，他正在度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。”

智者大人的再一句含糊低语，打断了她此刻千头万绪的种种假设。

“啊？！”云烛大惊，眼睛里有恳求的光。然而十几年的沉默让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，她只能发出同样含糊的语声，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愿。

“你想求我救你弟弟，是吗？”黑暗中的语调不徐不疾，却毫无温度，“我会一直看着破军的。你弟弟很有意思。但我

不救他……也没有人能够救他。但我答应你，如果他这次在西域能够救回自己，那么，到伽蓝城后，我或许可以帮他度过下一次危机。”

巫真云烛惊疑不定地抬起头，在黑暗中茫然前视——智者大人这番话，又是什么意思？

“你知道我前几日开水镜，看到的是什么吗？”智者大人在黑夜里笑起来了，那个声音模糊而混沌，仿佛一团化不开的黑，“空海之盟已经成立了。我……看到了云荒命运转折的那一刹那……真是有意思……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”

巫真震惊地睁大了眼睛：空海之盟？智者大人是说空桑和海国结下了盟约？

这样重大的事情，智者居然一直不曾告知十巫中的任何一位么？

云焰触怒智者，就是因为此事？

“云焰太自以为是……”果然，她的所有想法都被洞悉，黑暗中那个模糊的声音带了低低的冷笑，“在我面前，她也敢自以为是。还想将天机泄露给十巫，她想干预云荒的命运……不是一个合格的守望者啊……你，应比她聪明吧？”

“啊……”喉中发出了惊悚的低呼，巫真云烛叩首于地，不敢抬头。“帝王之血的复生和海国的复兴……破军的光芒将会照彻亘古——我，曾以为云荒在失衡后已经无可救药了。不想这片失去了‘护’之力量的杀戮之原，自身也有调和的力量……”黑暗里那个声音仿佛有悠长的回音，意味深长。“云烛，我们一起来看着这天地吧……直到最后一颗星辰坠落。”





* * * *

白光从遥远的西方迢迢而来，向着这一片弥漫着冥气的山峦坠落。

九嶷山幽冥路的尽头，一道倒流的瀑布横亘在那里，仿佛一堵隔断阴阳两界的巨大墙壁。那自下而上汹涌滚动的苍黄色之水来自苍梧之渊，沿着幽冥路一路向高处奔流，汇集了梦魇森林的妖气和怨气，浸透了空桑王陵的死意和冥色，最后在九嶷山顶卷地而起，汇成了巨大的瀑布，倒流着消失在天尽头。

即便是九嶷山上分隔阴阳两界的黄泉，如同立于天地间的巨大照壁，将生死隔离。

所有死去的灵魂，都会投入那一道倒流的苍黄色瀑布中，被带往看不见的天际，然后，从那里转生。那道白光迢迢而来，转瞬湮没在巨大洪流中，随着滔滔黄泉消失在天际。

一个名字，忽然从一面碑上凸显出来，放出淡淡的光华，然后隐没。慕湮。

“空桑一代剑圣，竟也湮灭于此夜。”

九嶷山麓，那金碧辉煌的离宫中，忽然有人抬起头，望着天际长长吐了口气。

那是个约五十岁的中年男子，高冠博带，俨然王者装束。然而，和那一身装束不相配的，却是他眼中一直闪动的阴冷骄横之气。仿佛是倦了，观星的王者垂下头去，嘴角忽地出现了一个冷笑。“九十年了……这世上和空桑相关的事情是越来越少。我想再过百年，只怕云荒上已经没有人会记起‘空桑’这两个字了吧？”

侍立在侧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听得王者这样的叹

息，却不知如何回答。

当日，出卖故国、勾结外敌的，不也就是他么。

因为识时务，应变得快，所以在那个腐朽的空桑王朝轰然倒塌后，其余五部全灭，青之一族依然毫发无损——不仅没有在改朝换代中遭到损失，甚至连属地九嶷都保留了下来，此后百年里得到了沧流帝国的特别眷顾，待遇不低于前朝。如今，该得到的都得到了，荣华富贵、封位晋官，甚至长生不老……贵为九嶷王的眼前人，为何还念念不忘前朝。

若是十巫知道了，不知又作何感想。

沉默了半晌，白发老人弯下腰来，想扶起王者，殷勤开口：“夜也深了，您不要再在往生碑前久留，回去歇息吧！”

“骏儿，你先回去吧。你年纪大了，得早些休息。”王者开口，如唤晚辈那样唤着那个须发皆白的老人，淡淡地说，“我还要多留一会儿。最近往生碑上不停闪现新的名字，半月前几乎一日满碑皆是——这么多死者……我想，大约云荒的变乱又要到了。”

那个老人一惊：“您说天下又要大乱？可沧流帝国的统治，哪能轻易撼动？”

“呵……”九嶷王仰着头轻轻笑了起来，没有回答，只是道，“你下去休息吧。”

“是，父王。”白发老人无奈，只得领命退下。一直到穿过了游廊，走入了最浓重的阴影里，老人才暗地里回头，看了王者一眼。那一眼里，不知道有多少暗藏多年的厌恶与憎恨，在暗夜里如匕首般雪亮。然后，那个白发苍苍的世子沿着建筑的阴影往外走了开去。

离宫里，又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。

——九嶷山的腹地，那些连绵不断的巨大墓室中，应该也是这样的寂静吧？



万籁俱寂，九嶷王独自面对着那一面往生碑出神。

那座一丈高、三尺宽的碑寂静无声地伫立在夜色里，碑身洁白如玉，上面隐约有点点红斑浮现，底座是一只形状怪异的巨大骷髅头，嘴里衔着一把剑，深深的眼窝似乎看不到底。

传说这座往生碑是开创空桑王朝的星尊大帝所立，也是这位最伟大帝王留在九嶷的惟一一件标记。七千年王朝更替，九嶷山遍布着历朝皇帝皇后的陵寝，几乎将山脉彻底凿空。然而，其中惟独缺少的，却是第一代星尊大帝和白薇皇后的遗体灵柩。

这一对伟大的帝后，被视为远古时期魔君神后的转生。相传他们在生命终结的时候，踏上了倒流往天际的黄泉瀑布，离开了尘世，去往上古神人葬身的北海轩辕丘，因此并没留下遗骸。惟一留在九嶷山的，除了衣冠冢外，不过是一座石碑。

石碑上没有一个字，底座是狰狞可怖的骷髅头，嘴里衔着一柄传说中星尊帝当年的佩剑“辟天”，隐喻着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
然而，没有人知道一生叱咤风云、所向披靡的星尊大帝为什么要在死前立下这样一座碑。那空无一字的石碑，是暗示着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，抑或是对自己的一生无言以对？

然而，这一面无字石碑凝聚了帝王之血的神力，却成了沟通阴阳两界的镜子。每当有灵魂前来九嶷、投入黄泉，石碑上便会闪现那个人的名字。

在这里不曾被修筑成九嶷王离宫，与世隔绝之前，这块碑是可以被所有空桑百姓所触摸的——每次云荒上有人亡故，他们的亲友便会在转生期满之前，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送亡灵最后一程。然后，对着这面石碑上一闪即逝的亲友名字痛



哭祭奠。所以，往生碑在空桑民间又被称为“坠泪碑”。

千年来空桑人在此碑前哭泣，血泪浸入石碑，洁白的石头中竟隐隐蔓延开了红丝，而石碑下那个骷髅底座，也被抚摩得光可鉴人。这座由星尊大帝立下的守望着子孙后裔的石碑，凝聚了多少年的血泪和悲哀，成为通灵的神物。

九十年前空桑覆灭那一日，天摇地动，无色城开。

那之后，原本就是此地藩王的青王辰得到了沧流帝国的特许，继续保留了这块封地。然而，新封的九嶷王却无法享受这种安定——因为一夕之间，整座九嶷山都颤动起来！无字的碑上忽然沁出血珠，沉默衔剑千年的骷髅忽然张开了口，仰天大吼，眼中泪红如血。

仿佛地底下埋葬着的空桑历代帝后全睁开了眼睛，怒视着叛国的青之一族，发出了诅咒。王陵中原本蛰伏封印的邪灵纷纷出洞，吞噬封地上的百姓；而倒流的黄泉居然改成了顺流，将无数冥界冤魂厉鬼从地底带入了这个世间！

无论神庙里的僧侣和巫祝怎样日夜祈祷，都无法平息整座九嶷山上王陵中的愤怒。

无奈之下，新任的九嶷王听从了伽蓝白塔顶上智者的谕示——来到往生碑前，从怒吼的骷髅嘴里抽出那把长剑，将一妻六妾九子尽数斩杀在碑前。血泼碑面，待最后一个儿子杀尽，骷髅眼中流的血终于停止，牙齿合拢，咬住了那把剑，重新沉默。

九嶷王以全家的血平息了地底的怨恨，将封地重新安定。妻子总会再有的。那时候他是那么想着，无视结发之妻和子女的哀求痛哭。

那之后他安享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，也纳了十多名姬妾，但十年中居然一无所出。他曾求于伽蓝帝都的十巫，可即使是最精通炼丹的巫咸长老都无计可施。甚至，连属地上的青



族都开始人丁寥落，每一对夫妇生育的子女往往只有一两个，甚或无子，整整一族都开始逐渐衰弱。那时候，他才知道这块土地上浸透了空桑先皇的诅咒，根本不会容许他再有子孙后人。

有一段时间九嶷王疯狂地纵情于声色犬马之间，直到身体虚弱不堪。十年之后，他听从了属下臣子的建议，收养了同族的青骏，并立其为世子。然后，再也不曾接近过女色。

这些年来，一直服用着巫咸赠与的延年驻颜灵丹，他丝毫不见衰老，反倒是当年收养时才十三岁的青骏不可避免地老去，如今已经是八十高龄，却一直只是世子的身份。

“他定然在想，他怎么还不死？”

忽然间，空无一人的离宫内，有一排字慢慢凸显在碑上。

九嶷王悚然一惊，低下头看着底座上那个骷髅，面色厌恶至极。又是这个阴魂不散的东西！自从得到了这块封地后，每夜都要听着这个骷髅的喋喋不休，至今已经将近百年。

那个骷髅瞪着深不见底的空眼眶，牙齿依然紧紧咬着那把剑，字迹却慢慢浮现在无字的石碑上：“你的死期到了。”

“闭嘴！”九十年来的高枕无忧锦衣玉食，当初权臣的阴枭冷定似被消磨了不少，九嶷王一怒踢在骷髅牙齿上，冷笑着说，“青骏狼子野心，和帝都里巫朗那厮勾结，不用你说我也知道！倾国之乱我都过来了，岂会栽在那小子手上！”

骷髅深深的眼窝里，似乎有冷笑的表情：“我说的，不是他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九嶷王一惊。

洁白的玉碑上，忽然闪现出了一幕景象：木叶萧萧而下，一名黑衣傀儡师在暗夜里赶路，蓝发拂过密林的枝叶，悄无声息。他的身后，一只有着妖艳女童面容的鸟灵静静跟随。

“那是……”九嶷王凝视着那一闪即逝的身影，被那样的

美丽震惊，恍然觉得眼熟，却想不起是谁。

“当年你手上的那个傀儡。”那个骷髅似乎在笑，那种笑容仿佛是地底涌出的，凝聚了无数恨意。

“当初种的因，请看如今结成什么样的果吧。”

* * * *

幽暗的密林里，山风簌簌而下，带来远方九嶷山上阴冷的寒意。

傀儡师却在这样阴邪的气息中，舒展地叹了口气。肩上升坐着的那个偶人同时也长长做出了一个叹气的动作，当然，不会有任何气息从这个傀儡口中吐出。

一个多月前从桃源郡出发，一直昼夜不停地向着北方走，苍梧之渊已经近在咫尺，九嶷山上亡灵的叹息也近在耳侧——他不敢有半点耽搁。

过了前面这一片密林，便是目的地了。

有一片叶子拂到了脸上，轻轻触了一下便飘开。然而这样轻微的触碰，却让走着的鲛人忽地一震，在原地停住了脚。全身的“眼睛”都张开了，在暗夜里窥探着外物。

这是……梦魇森林？居然在这里遇到了梦魇森林么？

那一片传说中位于九嶷山麓、却四处漂移不定的邪魅森林，居然在今夜选上了他。

傀儡师的眼睛陡然睁开了，静默地站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，握紧了拳头。

“呀！这是什么？”前方传来惊呼，黑暗中扑簌簌一声响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——探路的幽凰扇着翅膀跳了起来，费劲力气将那棵树整个击断，才从一头撞上的藤萝里挣开。

“见鬼啊，我刚才分明还看到这里有幢房子，里面有灯火





的，怎么一头就撞上了这些藤蔓？”已经有好几根漆黑的长羽被藤萝卷走，鸟灵疼得皱眉，忽地看到了一枝依旧牢牢缠在她翅膀上的藤蔓。那个藤蔓居然白皙如肌肤，末端还长着如人一样的小小的手，紧紧揪住她的羽毛。

鸟灵爱惜自己的羽毛就如人爱惜自己的容貌，眼见自己的羽毛被揪落，幽凰宛如看到老鼠爬上裙子的少女般尖叫起来：“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”

一边说着，一边跳脚，她向着那枝藤蔓抓去——一抓之下，那枝藤蔓立刻冒起了白烟，发出了一声尖叫。那声尖叫在空寂的森林里回荡，居然激起了无数回音。暗夜里，似乎有无数看不见的东西涌过来了。

幽凰吓了一跳，扑扇着翅膀后退，变回女童的形貌，落到了苏摩身边。

“那……那是什么？真见鬼，那是什么？”她结结巴巴地问，眼光却是看向整座动起来的树林，赫然发现整座森林根本不是树木组成，而是活动着的无数巨大藤蔓。那些藤蔓有着白皙的肌肤，宛如人纤长的手臂，在暗夜里舞动。

苏摩没有回答，只是站在原地沉默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。

同伴被伤害，那些藤蔓发出了尖叫，纷纷逼了过来。无数雪白诡异的枝条直伸过来，枝条末端的手原本是纤细秀丽的，此刻竟弹出了一寸长的青色指甲来！

邪异鬼魅的气氛弥漫在风里。幽凰知道强敌环伺，连忙又从女童形貌化回了真身，九子铃铮然发出，削向那些不停逼过来的触手。一声脆响，一条藤蔓应声断裂，裂口里流出冰冷鲜红的汁液，然而九子铃上也有一个铃铛碎裂，落到地上。

“这到底是什么？”幽凰看着满天伸过来的修长利爪，又